

十月八日大会感想

(读者投稿)

曹新跃，现在还有人和你站在一起吗？

■会场里因为赶不及末班地铁而焦躁不安的同学们你看不见，在校园里四起的非议你听不见，真假难辨的种种谣言不在你的心上，所有真正关心省中的人的忧虑完全不能对你有所阻碍。你究竟要滥用我们的容忍到什么时候？你的阴谋不久就会水落石出。也许现在你还维持着用以伪装的面具，可是你真正的险恶用心已经在几个小时里昭示天下，你做过什么？想做什么？为了什么？这些都已经不再是你的秘密了。西塞罗在弹劾喀提林时曾经质问他的共谋者是谁，但如今类似的问题已经无需被提出，因为你实在不算是一个省中人，如今的你不过是无数面目相似的官僚中的一员，汲汲与把省中的师生们推上祭坛，在你的格外顺利的履历上添上“出彩”的一笔罢了。省中这里不会有你的同党，更不会有你的走狗，你已经不属于这里了。这以上的种种，难道还不足以使你惊惧，使你悬崖勒马吗？

■曹新跃，你难道是真的闭目塞听吗？还是像你从前在北郊时一样，只是视若无睹，置若罔闻呢？“北监”的称呼首先在何时何地出现，你难道不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吗？而当我们为了北郊严苛的管理与日程而叹息时，又有谁不是抱着与同学和故友之间的情谊，和希望他们能有幸获得和我们一样的宽松管理，丰富资源甚至过人天赋的美好愿望，而是怀着充斥在你的言论中的，对“应试”居高临下的鄙夷与蔑视之情呢？难道不同学校的学生，就只能沦为学校竞争的工具和武器，却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而发声吗？在我们辉煌的过往里，平等与自由是省中光荣的传统，省中以前的师生们，未尝对保持这一光荣的传统懈怠过。前任的教育局长常仁飞在省中时，仅仅稍微动摇了这一传统，最后便在汹汹声讨中黯然离开的往事，想必你还记得吧！然而现在，你这个官僚和暴君正坐在最高的位置上，用阴沉的目光审视着视线所及的一切，在心中评判着其对你的仕途而言合用与否。而正在组成省常中的诸位读者，身为学校的主体与其所服务的对象，无论荣誉还是前途都与它紧紧相连，却要接受你这个官僚，这个破坏者，这个蛮横的大家长一己好恶的判决，这难道是我们从前选择这所学校时就已经预料到的吗？我们不禁要问，你所谓的对省中的“感情”，到底是站在为全体师生服务的立场上呢，还是仅仅只是沉醉在昔日的光辉中不可自拔，希冀着以此来彰显你的“英明领导”来满足你孜孜不倦地在官僚系统内向上爬行的愿望呢？你是否还记得你凭着那位“手眼通天”的贵妇人的手段、关系，使你自己阴谋得逞时的窃喜？

■其实在更久以前，曹新跃，你的恶名就已经广为人知了。此刻与其说是表达对你种种倒行逆施的愤慨，不如说是站在对你不被接受的怜悯立场上说话，你难道忘记了，在运动会的颁奖典礼上，史书记收到了多少掌声，而你又收到了多少？在那时，人们对你还抱有期待，而失礼的情况已经是十分罕见的了，现在的你你究竟在等待什么呢？不会是人们的责难吧！难道真的要省中的诸位学生们，像三十年前一样的在操场上游行，你才能明白过来吗？其实人们早就用沉默表达着对你的不满了。晚上的大会一结束，人们就争先恐后地离开会场，除了急着弥补被你的怠慢和傲慢所浪费的时间以外，恐怕还有相当的人是怀着要赶紧远离你的想法吧！因为无论在何时，江苏省立常州中学从未缺少过敢于抗争，挑战独裁者的先行者。

■曹新跃，你醒悟吧！省中确实不仅仅属于省中的师生，更属于全体常州人民。但是，常州人民里没有你这个攀附权贵的小人，没有你这个光荣传统的破坏者，没有你这个醉心于功名利禄的教育官僚，没有你这个对内谄谀狂吠对外唯唯诺诺的变色龙！你论感情不如张京华专一，论政治没有东雪莲爱国。你不属于省中，省中更不需要你！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

——蔡元培，1922

《自由颂》(节选)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去吧，从我的眼前滚开，

柔弱的西色拉岛的皇后！

你在哪里？对帝王的惊雷，

啊，你骄傲的自由底歌手？

来吧，把我的桂冠扯去，

把娇弱无力的竖琴打破……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

……

你使他唱出勇敢的赞歌，

面对光荣的苦难而不惧。

战栗吧！世间的专制暴君，

无常的命运暂时的宠幸！

而你们，匍匐着的奴隶，

听啊，振奋起来，觉醒！

唉，无论我向哪里望去——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铁掌，

对于法理的致命的侮辱，

奴隶软弱的泪水汪洋；

到处都是不义的权力

在偏见的浓密的幽暗中

登了位——靠奴役的天才，

和对光荣的害人的热情。

……

当权者啊是法理,不是上天，

给了你们冠冕和皇位，

你们虽然高居于人民之上，

但该受永恒的法理支配。

啊，不幸，那是民族的不幸，

若是让法理不慎地瞌睡；

若是无论人民或帝王

能把法理玩弄于股掌内！

……

(下接 3、4 版中缝)

“努力就能成功”的美梦，已经被资本积累的规律击破(节选)

在当代，一些鼓吹诸如“努力就会成功”、“不能改变世界，改变自己也能成功”、“没改变说明你是假装努力”的颇具系统性的观念，在社会中普遍流行着，这种粗制滥造的哲学观念，在被以大量的华美辞藻进行文学装点后，像小广告一样到处横行于社会当中。这种东西一直以来都是各种位高权重者对下层人进行说教的最爱，此物的作者往往将他们的这些创作称之为“心灵鸡汤”，以冠“鸡汤”之名，欲体现其作品“励志性、滋补性”的“本质属性”。

这种东西在经过了社会中各种权威而知名的宣传中介如《人民日报》的认可和促进以后，在社会中疯狂的普及和传播着，十分有效的洗涤了一个又一个人的心灵。最终使得社会中绝大部分底层人，认为这种东西是自己的“成功道”和“福音书”，并深切的感到这些东西对他们改变自己现有的不利处境和地位，是大有帮助的。但就好像一句无神论的谚语所言：“宗教就像药丸，必须囫圇吞下不能细嚼慢咽”。其实一旦他们对此进行了某种理性的考察，他们可能也不会再坚持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了。

这种“心灵鸡汤”已经成为我们当代的新型宗教，只不过这个东西的创新性在于，它把超自然的“神力”从某种上帝的身上，转移到了信徒自己的身上，并把对彼岸的寄托改成了对此岸的寄托，但它们精神鸦片的本质，可以说是并没有什么差别的。当代的这种“努力教”和历史上的各种国教一样，都是“高等人”施压而“低等人”妥协的产物。客观的说，对“高等人”而言，这种东西是他们在把其他所有的改善途径全部堵塞以后，为继续愚弄“低等人”安分守己所人工制造的幻影，他们通过指出一条无用的、反科学的路，来使得“低等人”产生某种苟活的信心及满足感，甚至是产生一种认为自己的处境能够得到改善的错觉，以此来抚慰“低等人”身为人所具有的本性。于是这么一种带有“怜悯”和抚慰效能的精神鸦片也就产生了。还把“低等人”承受苦难的责任，全都推卸到他们自己的身上以外。消灭了“低等人”对客观社会关系的不满和仇恨，甚至培养出了一大批“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这维护了“社会关系的和谐”，它让人人都在他们的地位上安分守己，拉车的拉车，坐车的坐车，一切井井有条，并且，还时刻“激励”着拉车的人：“每日坚持进行拉车，总有一天会拉成皇帝”等，可以说这些地方都充分体现了当代社会对于人文关怀的重视。

但是，我们总是能看到这个世界还有着叛逆的那么一面，社会中也依然还存在着某些还坚持暗中保存着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的“顽固分子们”“赤匪”，……他们将这种东西称之为“心灵砒霜”，以用于揭示其毒害作用的本质。实际上，对于一个受过唯物主义教育的人而言，辨识出所谓的“心灵鸡汤”只是利用文学作为载体的主观唯心主义谬论，这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通过教育的透镜，人们当然能够清楚的看出，这种“杰作”只是在意图利用大量文学的修饰，来掩盖其在哲学原理上的谬误和反动本质。可以说对于这种“心灵鸡汤”的文学修饰手法，人们在没有识破这种本质之前，那些华美的字眼往往令人感到可爱和温馨，而在识破了这种本质以后，那种文学装饰就开始变得不得不令人作呕了。

作为时代的流行，“努力教”这种观念在历史上并不稀罕，这不过是一种对某些历史时期的再度重复和加以揉捏的拼凑。“何不食肉糜”的古典皇帝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代。今天“努力教”关于“努力-成功”、“不成功-人在假装努力”等观念，可以说，我们当代的“努力教”就是这么一种兼采了西晋时代和浮夸风时期两大要理的怪物。今天“努力教”对古代皇帝办事态度的继承，那只能说是“装傻充愣”；而如果说浮夸风时期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潮只是在一段时期内局部产生后又被反思批判的失误，那今天的“努力教”对它的这种“不忘初心”，早已经上升到了长期性、普及性和确定性的高度。

(一) 缺乏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再努力也达不到预期效果

“努力教”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传播一种“努力就会成功”的观念，并不时散播一种貌似公平的制度设计供社会配理解。比如，他们喜欢说：“高考是公平的”、“高考不看考生出身是否有钱，而只看人的成绩”、“富二代和无产者本在同一起跑线上”，“成绩是由努力决定的，没考试成绩是因因为人不思进取”。我们现在把这种说法结合社会现实情况来看，我们会发现，富贵的高等人子弟往往都是那种成绩较好以至于都留学到外国的“上进人群”，而无产低等人子弟往往都是成绩不好，连大专入学率都很低的“不上进人群”。那么实际上成绩真的主要是由什么“上进”或“努力”所决定的吗，没有成绩是因为人不思进取吗？让我们打开作为这个“国家”指导思想之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它说：“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有条件的，即使是改变条件、创设条件本身也是有条件的。”……看来，“努力教”主观万岁的说法并不能得到开口闭口都是“条件”这种客观外在因素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支持。我们再回到现实当中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似乎无产低等人和富贵的高等人子弟，他们除了在都是胎儿时

(下接第四版)

“消息”三则：

1. 在“最想

在常中星

上建造的建

筑物”投票

活动中，

“曹新跃的

校长室”以

绝对优势位

列榜首。

2.年级部对

“曹新跃的

大小脑被摇

匀了”的谣

言发表严正

声明，要求

省中学生保

持实事求是

的优良传统

，坚决抵制

无中生有的

言论。

3.甲：今天

教育局领导

来视察了。

乙：那不赶紧收敛一

点，改一改

作息。

甲：来了，

快去告状！

乙：不要命

了！曹新跃

就在旁边。

甲：原来是

儿子孝敬老

子逛城玩。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的学校(节选)

今天，中国无时无刻地存在于我们身边，无论是中国的杰出人才，还是大街小巷中的红底横幅，但对于学生来说，唯有学校是学生可感度最高的，有关“中国政府”的机构，一般来说，在一周五至七天灵活浮动的“上学日”中，我们会在学校呆上十个小时以上，在这几年中，我们生活的一切几乎都围绕着“学校”这个中国政府下的“事业单位”运转，这样学校就成为了“学生身边的中国”。曾经我还疑惑于“育人”“树人”的学校为何如此压抑学生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就与现代国家的政府并非人民的好朋友而是阶级镇压的机关一样，学校并非“育人”“树人”之地，而是规训的机关。但仅是所有现代国家中公立学校的共性，如果想要理清为何在中国会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应试教育”“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制度，我们则需要引入“行政发包制”和“帝国逻辑”。因为在中国，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政府组织的延伸，无论是其组织形式，还是其与地方教委的附属关系都一直在彰显着中国学校这一政府延伸的特点。也正因此，我们不应以简单的“阶级视角”去分析中国的学校，不能同分析社会一样简单的将学校的教师、领导、学生分别对应某一阶级来进行分析，实际上学校正是“阶级再生产”的一部分，学校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大的阶级社会之中，而非自成一个小的阶级社会。当然，在福柯的无需意识形态中介的规训之外，中国的学校还承担着意识形态灌输的功能，也就是以意识形态为中介规训学生的功能，若想检验其规训的效果也相当简单：只需想象“学习”这个词让你想到什么即可，事实上“读书”在这里已经成为了“学习”的体现，这两者紧密相连。而若描写一个人手持扳手对着一个的发动机，我们联想到的或许为劳动，或许为修理但大概都与“学习”关联不大。但这个场景或许描述的正是一个正在学习发动机相关知识的人。

是什么让“学习”的形式如被规定了一样，让我们每想起这个词总会联想到某些手中执笔，案上放书的特定场景呢？那便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框架可以让我们无意识地将学习的形式限定在某一范围内。对“学习”“好”与“坏”的划分标准便更能证实这一论述：“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就只能去干苦累活”类似的话语总能从我们的父母、亲友、教师的口中出现，其中的韵味十分明显，即“好好学习便可以不用做许多体力劳动”，很显然这句话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对立，并且将“学习”本身放在了脑力劳动一边，而“学习不好”才会去从事体力劳动，这句话将学习与体力劳动对立起来，而这个对立过程本身便让“学习”的形式被限定在了脑力劳动形式之中。在这类意识形态塑造中，学校又充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中介，它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并在学生上课时注入学生的精神，塑造他们的意识形态框架。这就是中国学校的第三重作用，至于规训,则是学校作为权力意志工具的另一作用，而规训本身中藏着这些被熔化的意识形态。所谓规训即通过控制一个人的物质与精神规范来塑造一个人的思考行为模式，比如许多学校将“与老师顶嘴或吵架”列为处分明目就是一个典型的规训，其目的不光是为了强化学校教职人员的权威，更是为了规训出一个更加服从的人。但在学校教育体系的架构中这类显而易见的规训在数量、种类、作用上远不及那些难以察觉的规训。当我们置身其中时是多么不易察觉这些意识形态、规训的渗透。**

由此，我们可以总括说中国的公立学校是为规训与意识形态而特化的政府组织，也正因如此，“政治锦标赛”才能延伸至学校层面，行政发包的指标考核才能延伸到班级层面，帝国逻辑所要求的非正式制度也就是所谓“约定俗成”的制度才能延伸至每个学生与教师的交流之中；由于中国公立学校以政府的组织形式进行权威性的延伸，而应试教育则是在这一组织模式下最能让学校的高层官僚在高考体系中获得政治资本以让其能在“政治锦标赛”胜出的体系，要知道如校长等校级领导其本身也是有着行政级别的，并且行政区划等级越高其内的校级官僚的行政级别也更高，并不是学校的“领导”有官僚作风，他们本就是官僚。参与政治锦标赛谋求升迁本身就是这些学校官僚的“应有之义”，而各级教委仅是在原则上关心学校的内部运作实际上仅以指标考核学校，也正符合了中国政府的“行政发包”体系，这也就给了这些**学校官僚们纷纷以应试教育为工具参与政治锦标赛和完成上级指标提供了温床**，而在威权体制中，指标是重中之重，这也就导致了基层教委和学校的合谋，所谓“（举）报后不理”这样的合谋让学校官僚们更加愿意凡事一刀切，我们也都能看到“我即是法律”的强势情况。官僚们甚至不愿将规定再以文书形式加盖公章这种形式发出了，而是公开讲话便是法律，惹官僚不开心便是违规。我们需要“政治—规训—意识形态”体系来分析中国的学校……

是平等的以外，他们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可能平等的。……其实高等人和低等人子弟二者间的命运从一开就根本是一目了然的，他们在初始资源条件上的把握的不同，……在缺乏客观条件支持的情况下，再努力也不可能达到什么理想的效果。就连“努力”的意志的产生也都需要客观条件的支持。世界上本就不存在什么天然低劣的人，只有无法使人优秀的低劣的天然条件。人的存在和发展脱离了客观条件，仅仅空谈什么主观上的“努力”、“进取心”，那最终都只能沦为自欺欺人的把戏。“努力教”把这种资源相差如此悬殊的“以卵击石”式的竞赛，说成是公平的，是极无耻的。……可以说这种竞赛，是一种根本早就已经注定了结果的、被窒息了的竞赛。还给社会提供错误的方法故意引人失败和损失，而且他那种“励志”的表象也只不过是**一种假象，意识的能动性不仅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且只能把人们引向邪路。**

（二）“努力教”丝毫不顾修正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尊严

自全面复辟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界不停的强调生产力条件对于生产关系的制约性和限制性，并认为“我国是积弱国家，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过程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并把这种说法称作“彻底的唯物主义”。“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说连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也都根本不可能。

但是，按照今天由《人民日报》等所载的“努力教”的观点对此事进行解释，那事情就要开始发生变质。如此一来，我国不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不搞公有制和高福利等，那完全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中枢集团“没有努力”或者是在“假装努力”，这样这种思潮就开始伤及他所保护的對象了。因为一个逻辑正常的、有良心的中枢集团，绝不能一边把民众在发展上的失败归结到“是他们自己不努力”的原因上去，而另一边又把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利后果全赖到“因为客观条件限制”的理由上。如果国家兼采这两种说法一并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在群众为主体的关系上夸大“努力”对于结果的作用，大搞主观唯心主义，一方面又在以自己为主体的关系里采取条件论的观点，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我们国家不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没有高福利、投票制不健全等，那一样全是因为是中枢集团“根本没努力”或“假装很努力”才导致的，如此一来，中枢集团就应该和社会中人山人海的失败者们一样，应该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无能承担不称职的完全责任……

“我们的同志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写在最后的一些笑料：曹新跃金句与学生锐评（6）这种强加的负担与莫名其妙的帽子不像是一个明白教育的人给的；而这些赤裸裸的针对攻击更不像一个有良知的教育者能做出来的。（1）省常中学生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7）“具有健康生命、理性精神、主动发展的杰出个、盯个几天,一考,那两门三门的金牌多的是”公民所要成为的是人，不是你们所谓的优秀产品（2）像机器人一样，“从来不会算错一道数学题”（8）对不起,我是发动机坏掉的学生,我的劣根性（3）参加数学竞赛的过程中，拿了那个物理，翻（9）“食之无味，弃之…亦不甚惜。”（4）我们同样要告诫曹新跃先生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不要把无知当幽默，不要拿肉麻当有趣”又要发作了。（5）曹新跃的本意是好的，只不过是手执行歪了。（5）“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在不久以前的风暴里，你帝王的头为祖先而跌落。

……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专制的暴君和魔王！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你的覆灭，你子孙的死亡。人人会在你的额上读到人民的诅咒的印记，……

当午夜的天空的星星在幽暗的涅瓦河上闪烁，而无忧的头被平和的梦压得沉重，静静地睡着，沉思的歌者却在凝视一个暴君的荒芜的遗迹，一个久已弃置的宫殿在雾色里狰狞地安息。

……

不忠的警卫沉默不语，高悬的吊桥静静落下来，在幽暗的夜里，两扇宫门被收买的内奸悄悄打开噢，可耻！我们时代的暴行！……

接受这个教训吧，帝王们：今天，无论是刑罚，是褒奖，是血腥的囚牢，还是神坛，全不能作你们真正的屏障；请在法理可靠的荫蔽下首先把你们的头低垂，如是，人民的自由和安宁才是皇座的永远的守卫。

（查良铮译）

1817年12月作

发表于1856年《北极星》

注：《自由颂》是普希金第一篇歌颂自由的诗篇，是他较早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反专制暴政的檄文，也是他遭到流放的原因。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候，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